# 六藝之一錄

七

詳校官中書臣陸　湘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欽定四庫全書

六藝之一錄卷十二上

錢唐倪濤撰

金器欵識十五

壺總説

有生之氣體必資飲食以為之養故昔人以酸養骨以鹹養脉以甘養肉以辛養筋以苦養氣然五味所以養生亦所以害生者凡以不得其平而已於是或有餘或不足則必有以戕其氣體者此味所以貴乎

和也夫盉盛五味之器也其制度與夫施設不見於經惟說文以謂從皿從禾為調味之器王安石以謂和如禾則從禾者蓋取和之意耳且鼎以大烹資此以薦其味也鬹以嘗飪資此以可於口也雖然言其器則山其口以盛物者皆皿也惟中而不盈則為盅夃而多得則為盈合而口歛則為盒臼水以滌則為盥凡制字寓意如此則盉之從禾豈無意哉昔晏子謂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燀之以薪即

火均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而史伯亦謂以他平他謂之和則和者以其衆味之所調也今考其器或三足而奇或四足而耦或腹圜而匾或自足而上分體如股膊有鋬以提有蓋以覆有流以注其欵識或謂之彝則以法所寓也或謂之尊則以器可尊也或謂之卣則又以其至和之所在也噫大羹玄酒有典則薄滋味則盉也宜非所尚迨夫三酒具而鉶羹設則自是而往有以盉為貴者矣

商盉

商阜父丁盉

蓋 阜父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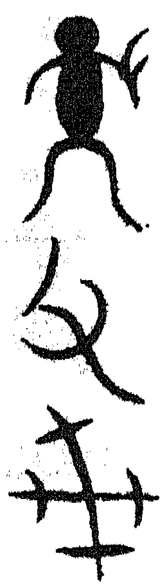
器 同前

右通蓋高九寸三分深五寸二分口徑三寸六分腹徑五寸八分容三升三合共重四斤一兩三足有流有鋬蓋與器銘共六字　右按商有沃丁仲丁祖丁武丁庚丁太丁凡六丁而此丁者未審為何丁也而

作阜字蓋卣所以盛秬鬯至和之所寓也盉以調味而著以至和之器固其類矣若乃言阜則如詩所謂如山如阜以取高大揚雄亦曰視天民之阜者取其富庶之意蓋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則享此備味者非富盛之時可乎此所以取阜為銘也博古

圖

商執戈父癸盉



子執戈父癸

右高七寸七分深五寸二分口徑三寸四分腹徑五寸八分容三升二合重四斤二兩闕蓋有流有鋬銘三字曰孫父癸而孫作執戈狀按商之君有曰報癸此言癸者恐其是歟既言父癸則自銘者乃子職之事今又言孫者是孫可以為王父尸而子不可以為王父尸明矣作執戈形者商之彝往往有之可以類求也是器兩面作饕餮周以連珠流有銘是器三面作饕餮間雷紋惜不得見其完器爾博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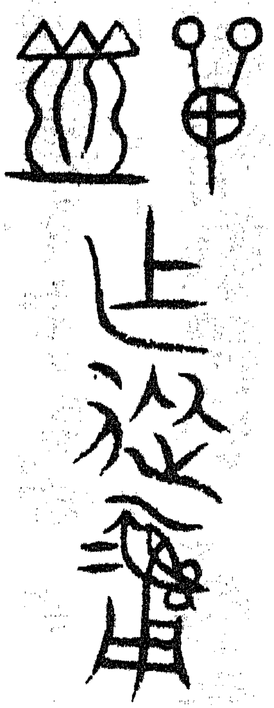
上一字作人形左執戈者子也盖子為父癸作此器

鐘鼎款識

周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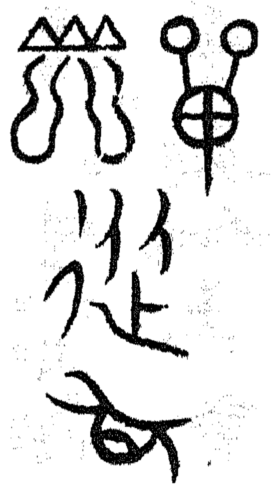
周單從盉

蓋



單冏作從彝

器



單冏從彝

右通盖高八寸深四寸口徑四寸三分腹徑四寸五分容二升三合共重三斤十有二兩四足有流有鋬蓋與器銘共九字周有單子歷世不絶為賢卿士其族有襄頃靖獻穆公之類所謂冏者豈斯人之族耶然單氏之器得之有數種有舟有鼎有彝與此之盉其形雖不同而其銘則皆曰從彞也盖彞以言其有常從以言其有繼是器特於盉為一類耳 博古圖

周嘉仲盉

嘉仲諸子用其吉金自作盂子〃孫〃其永用之

右高七寸六分深四寸八分口徑四寸六分腹徑六寸八分容八升三合共重七斤有半三足闕蓋有流闕鋬銘一十九字腹徧而圓嘉仲索諸經傳無見考其欵識已非夏商但製作有類乎周其曰諸友則知非獨擅乃與朋友共之之器也且五常之道言君臣之尊尊父子之親親而朋友亦列於其間則未有不須友以成者彝器者法度之所在其於尊君事親之義未甞不載則於朋友之義宜有以及之玆器是也

周伯玊敦盉

伯玊敦作寶盉
其萬年子=孫=
其永寶用

銘十有四字按盉不見於經說文曰盉調味也蓋整

和五味以共調也考古圖

伯王敦子作寶盉其制異哉禮學未嘗考也昔許慎以盉為調五味器顧野王直以盉為味陸法言以盉為調五味鑊蓋自周官儀禮竄亂失本文後俗襲誤莫知所本也今考於書則以鑊為鐫而以鐫為鬵鬵為器盆之大者盌則小於盆而同制矣則盉不可謂鑊孫强亦以盉為大鑊又曰鑊大咢也劉臻呂忱以鐫為大鍾皆非有據少牢饋食禮曰羹定雝人陳鼎五

三鼎在羊鑊之西二鼎在豕鑊之西而禮經改盉為鑊則失其制久矣法言雖能辨其名而不知鑊非可用割烹則亦誤也古之饗祭爨在廟門之東故初陳鼎於盉西後陳鼎於阼階爨為竈盉即煮薦體之品也升食者自盉以受於鼎鼎陳阼階則薦食於上矣故實鼎曰脀（音征）實俎曰載肩臂臑謂之前體膊胳謂之後體正脡橫脊謂之體薦短正代脅謂之體解故體各異盉盉別一鼎盉中肉孰各升於鼎故取於盉

以實鼎取於鼎以實俎然後可以饗食可以薦孰禮之成也後世不知俎鼎之制雖具簠簋籩豆有事於祭祀有司庀事謹守舊文而器名物體皆不能辨則盉𥈭已久其名又改尚得求其制而用耶廣川書跋

周鳧盉

銘一字作象形鳧字蓋之上亦以鳧為飾蓋鳧出入於水而不溺以況習於禮者也著之於調味之器所以示飲食必由於禮古人即器以寓意即意以見禮

即禮以示戒者乃如是耶紹興古器評

六藝之一録卷十二上

欽定四庫全書

六藝之一録卷十二下

錢唐倪濤撰

金器欵識十二下

鬲鍑總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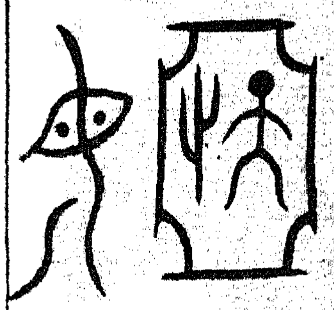
周官三百六十各有司存陶人之職所司之物而鬲居其一夫鬲與鼎致用則同然祀天地禮鬼神交賔客脩異饌必以鼎至於常飪則以鬲是以語夫食之盛則必曰鼎盛語夫事之革則必曰鼎新而鬲則特

言其器而無義焉亦猶簠所盛者稻粱簋所盛者黍稷而已故王安石以鼎鬲之字為一類釋之以謂鼎取其鼎盛而鬲言其常飪其名稱其字畫莫不有也今攷其器信然且爾雅以鼎款足者謂之鬲而博雅復以鬵鏤鬲鍑𩰫鬶䰛皆為鬴則鼎鬲屬又鬴類也然而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則名亦隨異故北燕朝鮮之間謂之錪或謂之鉼江淮陳楚之間謂之錡或謂之鏤惟吳揚之間乃謂之鬲名稱雖異其實一也

漢志謂空足曰鬲以象三德蓋自腹所容通於三足其製取夫爨火則氣由是而易以通也若鍑之爲器則資以熟物而許慎謂似釜而大口蓋是器特適時所用非以載禮今考其所存則鎔範以成者似異乎許氏之說豈非不必拘於形製徒取諸適用而然乎

商鬲

商母乙鬲



亞形中子執戟

母乙

右高四寸七分深二寸九分口徑四寸二分容一升
六合重一斤十有二兩兩耳三足銘作亞形中孫執
戟字曰母乙按天有十日以甲乙第其次商自報丁
以來始以是為號至于天乙是為成湯由成湯傳二
十八王至于帝辛未有不以是為稱者其間有祖乙
小乙武乙帝乙則母乙者疑為乙稱之后而後世子

孫名之商祖於契契之生實本自有娀氏之女而詩
於長發嘗及之則知其母道者皆得廟食也故周繼
商之後亦有姜嫄之廟而後世又以為禖神焉然則
商母乙鬲豈非用於宗廟之器耶博古圖
銘亞形中作執戟形曰母則知其執戟者為子也鍾鼎
款識

商散鬲

亞散父戊

上為亞者廟室也中作散者名氏也鍾鼎款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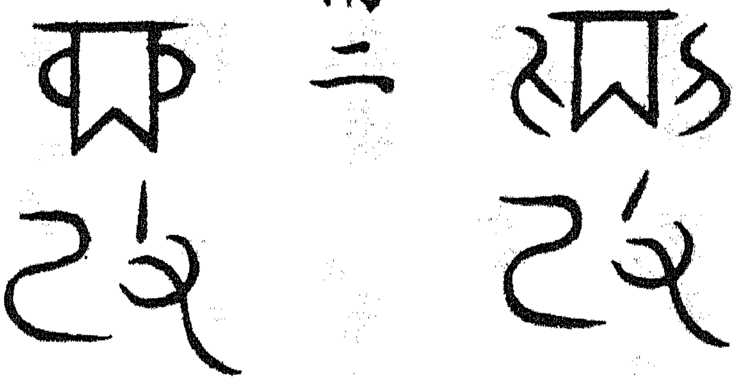
商仁鬲

祈

銘作仁者李氏所藏父已卣有祈字作非形此乃其半耳亦作祈字無疑旁一字奇古未可考鍾鼎款識

商父已鬲一

商父己鬲二



二銘上一字作象形鬲曰父己者明其子為父己作也鍾鼎款識

商丁父鬲

爾雅款足曰鬲此器自腹所容通足間若股髆然三體合為一丁父所作商器也李氏古器録

商婦庚鬲

銘七字東者莫知其為誰曰子孫婦則言承祖考之祀者固在乎子孫而婦之從夫亦當相其祀事耳故采蘩之美夫人采蘋之詠大夫妻皆莫不以祭祀為先焉甲庚丁者紀其日也商之辭略故止言日而不言辰至周則見於銘載者如尊曰丁丑彝曰己酉蓋

又兼辰而言之矣紹興古器評

商齊鬲

銘八字古者始字則曰伯仲叔季及其德劭則又稱父焉其曰作齊鬲者蓋於祭祀之齊而用之耳周帛女鬲亦曰齊鬲鬲豈效法于此乎紹興古器評

周鬲

周蔑敖鬲

蔑敖禄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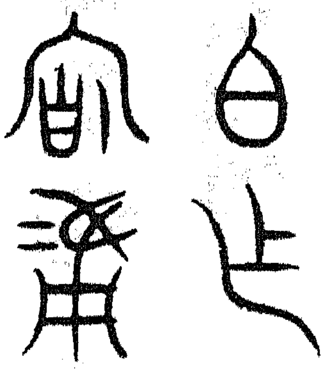
康孝

永寶德

右高五寸七分深三寸二分口徑四寸五分容一升九合重二斤八兩兩耳三足銘十有一字所可辨者九字而已敖上髣髴若蔑字按楚之君有霄敖若敖杜敖郟敖而其名官亦曰莫敖所謂蔑敖殆出於斯耶楚周諸侯國故其器作周之形制曰光康者古人銘意盖未可以臆論也 博古圖

按宣和博古圖所載銘十有一字敦上彷彿是蔑字今此器乃少於前兩字何也楚之君有霄敦若敦杜敦而其名官亦曰莫敦所謂蔑敦者殆出於此耶紹興古器評

周伯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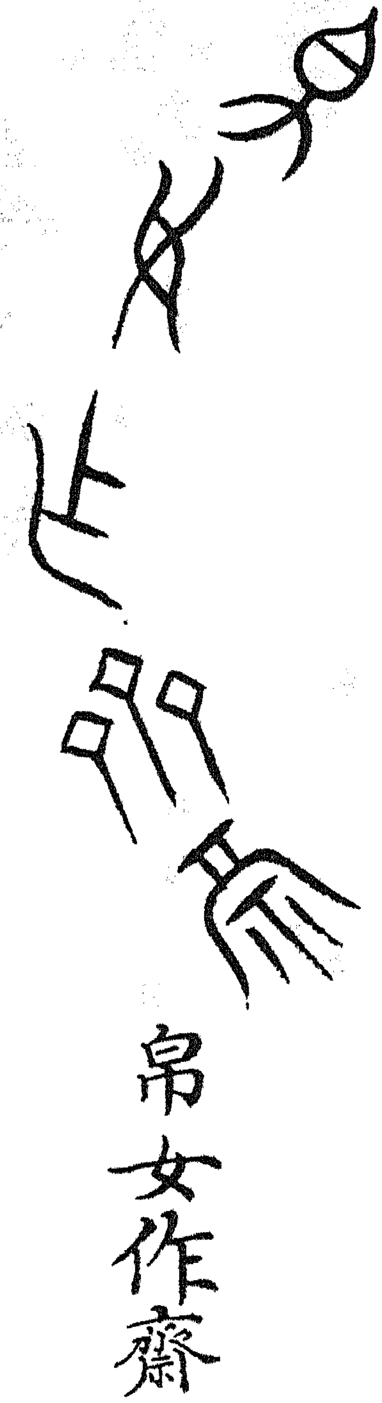
伯作

寶彝

右高四寸八分深三寸口徑四寸二分容三升六合

重一斤十有五兩兩耳三足銘四字按寶器以伯為銘者多矣尊敦彝舟爵皆有伯作之銘觀古人或以伯為謚或以伯為名或以伯仲第其序或以侯伯列其爵所稱非一而此曰伯者殆未可以私智決也博古圖

周帛女鬲



帛女作齋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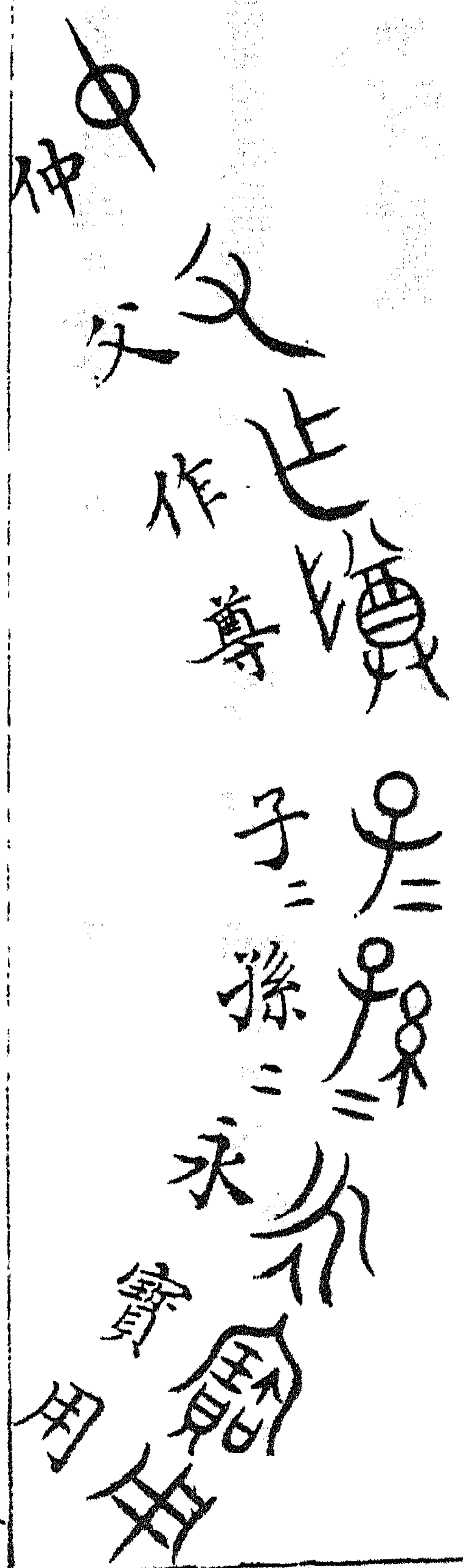
右高四寸深二寸四分口徑四寸容一升六合重二斤一兩銘五字曰帚女作齊鬲帚女疑宮女之有職者然攷周官自九嬪世婦之餘所可見者司服縫人而已初無此名也豈非自周之東典禮不存因其職而命之歟不然則諸侯不敢擬於天子而有是職歟漢廣川王以陶望卿主繒帛疑亦祖述周人之意其曰作齊鬲蓋於祭祀之齊而所用之器也博古圖

周師鬲

師作寶鬲

右高三寸一分深二寸二分口徑三寸五分容一升重一斤十有一兩三足銘五字曰師作寶鬲內一字未詳昔者以師稱其官則有若尹氏大師者是也以師稱其姓則有若師曠師丹者是也此器銘曰師疑以師言其姓或言其官耳製作簡古雖周之物殆有商之遺意焉博古圖

# 周仲父鬲




右高四寸深二寸二分口徑四寸一分容一升三合重二斤三足銘十有六字仲下一字不可辨昔有仲山父仲慶父仲考父召仲丁父仲仁父而此曰仲父者蓋未知其為誰考其製作乃與聿遽鬲稍相近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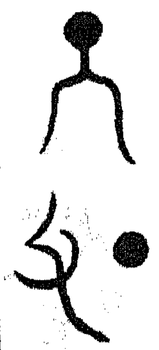
且諸器欵識有曰孫子有曰子子孫孫有曰子子孫
蓋孫可以為王父尸子不可以為王父尸故言孫子
而以孫為先言之不足至於重復故言子子孫孫而
不厭其煩或疊言或單舉以互見故言子子孫而不
嫌其略若此器再言子子人從而系之是為孫孫之
義蓋孫亦子屬不待子而後著矣噫古人制器尤在
於遺後世且欲傳守不失故以子孫為丁寧若乃漢
器銘子孫者十無二三此所以不純乎古也

周慧季鬲

慧季作

右高四寸三分深二寸六分口徑四寸二分容一升六合重二斤三兩兩耳三足銘三字按慧與惠通號姜敦欵識有惠仲春秋有惠伯惠叔而此鬲銘之為惠季豈非惠為氏而伯仲叔季者乃其序耳博古圖

周丁父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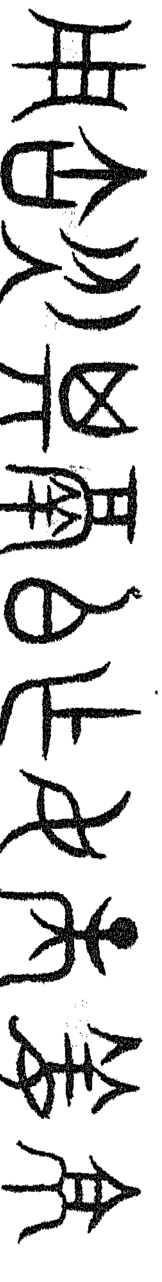
孫丁父

右高四寸八分深三寸二分口徑四寸七分容一升七合重一斤十兩兩耳三足銘三字夫世人但知十干為商君名遇款識有十干者皆歸之商故或以丁父鬲為商器蓋誤矣按商之銘於甲曰父甲丁曰父丁己曰父己辛曰父辛乙曰父乙皆尊其父而上之未見有列于下者兼商鬲皆以父丁為銘若謂丁父亦為商器則是古人於名號間有變易矣將何以示後世乎蓋在周之太公望再世而有丁公故其後世

以丁為氏是鬲周物也豈其丁氏之子孫為其家廟
而作耶曰孫則又以言孝孫作之以奉其祖者也博古

圖

周京姜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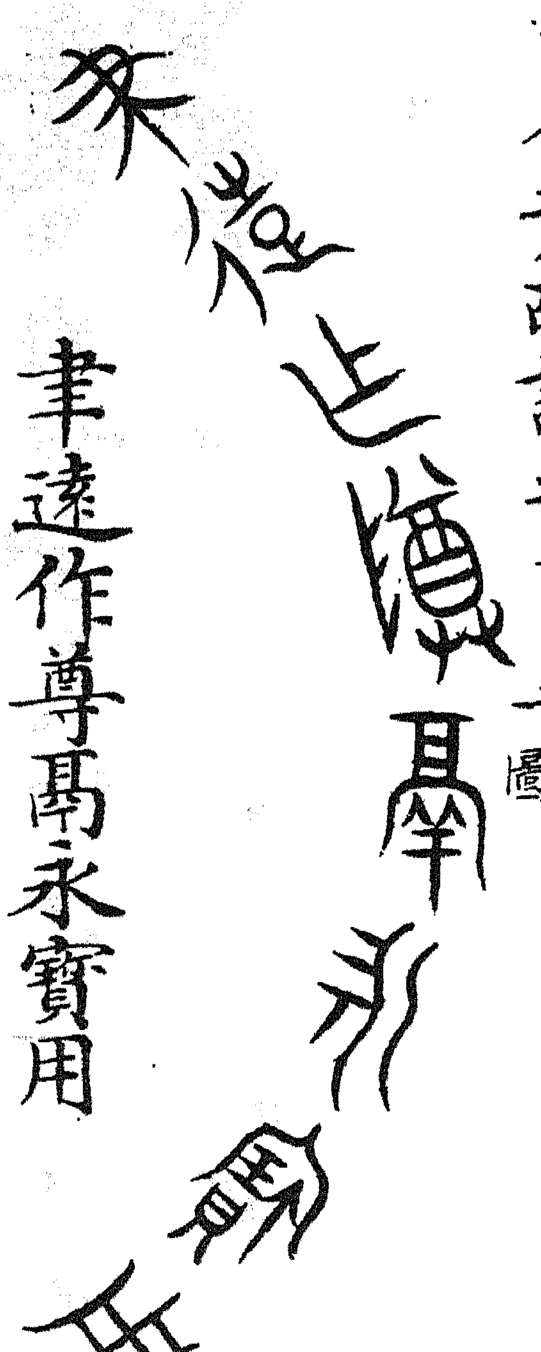


用寶永其鬲尊作仲庚姜京

右高三寸四分深二寸二分口徑三寸四分容九合重
一斤九兩三足銘十有一字按詩之思齊曰思齊太

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太姒嗣徽音則百斯男蓋太王之妃曰太姜王季之妃曰太任文王之妃曰太姒曰京姜者京室之婦也周有天下在武王時及其追尊祖考則以古公為太王季歷為王季於是國以京名之故謂之京姜 博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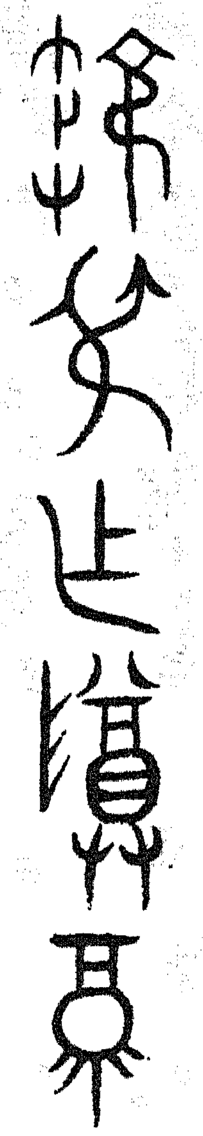
周聿遠鬲



聿遠作尊鬲永寶用

右銘曰聿遠者乃作鬲之人也 鍾鼎款識

周虢叔鬲一



虢叔作尊鬲

周虢叔鬲二

虢叔作叔殷敦尊鬲

右二銘皆虢叔所作後一器曰敦與宋田鼎同也鍾鼎款識

銘八字與虢叔鬲同銘少異耳攷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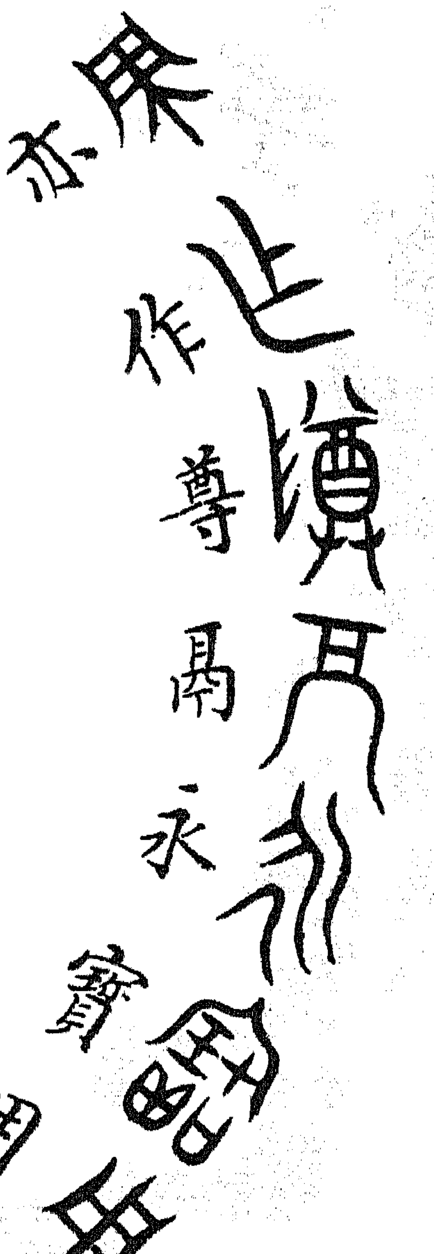
銘八字按春秋左氏傳虢叔王季之穆為文王卿士勲在王室藏於盟府盖文王之母弟而武王之叔父也封於西虢今弘農陜縣東南之虢城是也然則是器為周物可知紹興古器評

周仲斯鬲

仲斯大它鑄其寶鬲其萬年子孫永寶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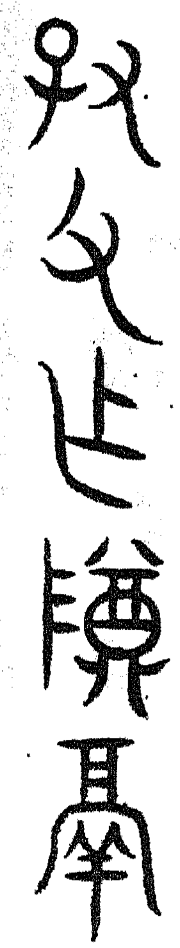
右銘曰仲斯必作器者之人名也　鍾鼎款識

周亦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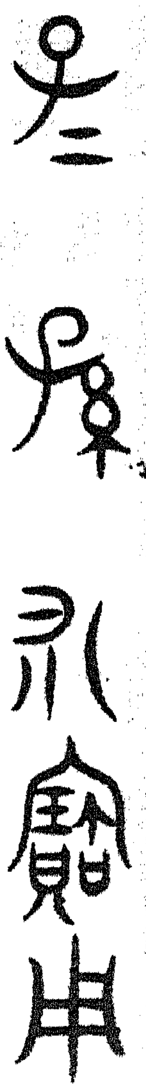



右銘亦下一字不可識然銘文純樸字畫奇古殆商末周初之器　鍾鼎款識

周其父鬲



父作尊鬲



子〻孫〻永寶之

右銘文父上二字一漫滅一未詳 鍾鼎款識

周諸旅鬲

諸旅作尊鬲其子〻孫〻永寶用敕

右銘下有一敕字得非君所賜而著其敕命耶 鍾鼎款識

周旅鬲

銘二字按周憬功勲銘鴻字工作　疑此作工旅鬲考古圖

周南宫鬲

銘十二字古之器銘以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為辭者比比皆是也蓋昔人制器尤在於遺後世且欲傳守不失故以子孫為丁寧耳是鬲也而曰尊者與尊鼎尊彝同意觀其制作文縷殆與周仲父鬲相似其為周物無疑銘與古器評

周寶鬲

銘十三字是器不著名氏但紀歲月設飾無華藻唯作直紋上下通貫而已制作純古有商之餘風焉紹興古器評

匜盤洗盆銅杅總說

公食大夫禮曰小臣具盤匜鄭玄謂君尊不就洗賈公彥又援郊特牲不就洗之文以謂設盤匜所以為君聶從義從而和之且陳開元禮謂皇帝皇后太后行事皆有盤匜而亞獻已下與攝事者皆不設以顯

君尊不就洗之義是皆執泥不通之說殊不知內則論事父母舅姑之禮而曰杖屨祗欽之勿敢近敦牟卮匜非餕莫敢用夫論事父母舅姑而言及於匜則是亦衆人之所用耳豈人君獨享者哉若或不然則季加弫伯安得而作之也雖非人君所獨享然惟酸乃用則其用亦未甞敢易也觀其鋈皆作牛羊脊尾狀按易以坤離為牛而坤以順承為事故物之柔順者闕於牛蓋匜為盥手瀉水之具而義取於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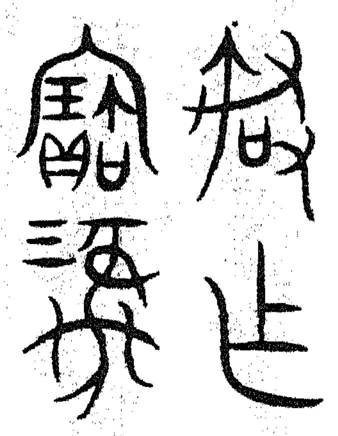
理也若夫盥之棄水必有洗以承之禮圖所謂承盥洗棄水之器者是也惟以承棄水故其形若盤抑嘗見有底間飾以雙魚者為其承水之具故也然古人稱之有曰匜盤而不謂之洗蓋盤以言其形洗以言其用而聶崇義乃以盤洗為二器所謂盤者正與此洗相類而洗復若壺形而無足又以菱花及魚畫其腹外與此頗不相侔然承棄水者宜莫若盤則作壺形者疑非古制矣崇義圖說稽之於器其乖戾不

合者非特如此按圖而考者不可不辨也若夫盌鋗者亦盥滌之具但洗淺而鋗深惟盌居中焉又有所謂杅者特大而深如洗之用盥盤之用奠舟之承彝皆其類也故附諸匜洗之末識者當以類得之

商匜

商啓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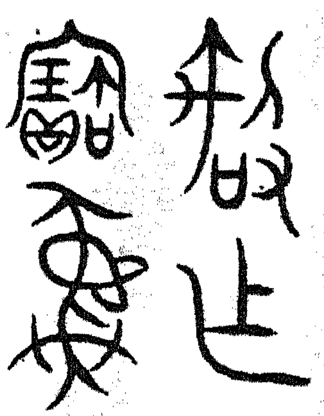
蓋



啓作

寶彝

器



啓作寶彝

右通蓋高七寸七分深三寸四分口徑長六寸三分闊二寸七分容一升有半共重二斤十有五兩有流有鋬圈足蓋器銘共八字曰啓作寶彝按商太丁之子曰乙乙之子曰啓此銘啓者乃乙之子也是器形制渾厚字畫奇古勁若屈鐵非周秦篆畫之可擬倫者以時考之蓋商之器無疑博古圖

祖戊匜

辛

祖戊

銘六字可識者曰祖父辛餘未詳 鐘鼎款識

周匜

周父癸匜

爵方父癸

右高四寸五分深二寸九分口徑長五寸闊二寸六分容九合重一斤三兩有流有鋬闕蓋圈足銘四字曰爵方父癸按周之君臣其有癸號者惟齊之四世癸公慈母也太公呂望實封於齊其子曰丁公伋伋之子曰乙公得得之子曰癸公慈母慈母之子曰哀公臣然則作是器也其在哀公之時歟故銘父癸者此也昔之匜通用於人神此銘父癸則其祭祀宗廟之器耶此匜也而銘有曰爵者豈詩所謂洗爵奠斝

之意歟方事洗盥則不可無匜爾博古圖

## 周司寇匜

作司寇匜用建

用維之百雩

之四方永作祐

右高一寸四分深七分口徑長二寸五分闊一寸一分容一合重二兩二錢有流有鋬四足銘二十字曰

作司寇燮按周官大司寇之職掌建邦之六典以佐五刑邦國詰四方小司寇之職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則司寇在周官有大小之異是匜銘文曰維之百寮則非大司寇不足以當是語也然而是匜非他匜之比正如漢金銀錯鐎小而適於用豈匜亦固如鐎鐎之有別耶特書傳不見其攷爾要之有是理也博古圖

周孟皇父匜

孟皇父

作旅匜

右高五寸三分深二寸七分口徑長八寸闊四寸一分容二升重三斤二兩有流有鋬四足銘六字曰孟皇父作旅匜昔魯桓公之後析為三族有仲孫叔孫季孫焉仲孫於三桓為長乃曰孟氏此孟族所由出也是則孟乃仲孫之氏而姓則姬也詩十月之交曰皇父卿士而釋者謂皇父字也然則此曰皇父亦其

盃之字歟曰作旅匜則又言非止一器所以御賔客
供盥濯者宜非一耳博古圖

周義母匜

伯姞義母作
旅匜其萬年
子子孫孫永寶用

右高六寸深三寸六分口徑長七寸九分闊六寸一

分容四升重四斤九兩有流有蓋四足銘一十七字

按國語晉公子重耳過秦穆公歸女五人懷嬴與焉公子使奉匜沃盥既而揮之韋昭以謂嫡入于室媵御奉匜盥是器銘曰仲吉義母作旅匜者盖晉文公重耳娶齊女姜為正嫡次杜祁次偪吉次季隗然杜祁以吉生襄公故巽而上之居第二是為仲吉以隗在狄所娶故巽而已次之是為季隗而祁自居第四昔趙孟嘗曰母義子愛足以威民則義母者杜祁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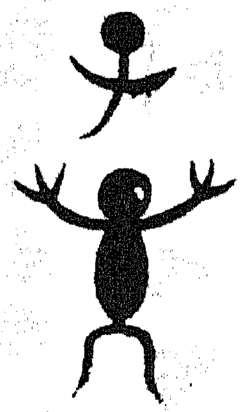
禮曰銘者自名以稱揚其先祖之美則所謂仲姞者自名也義母者襄公謂杜祁也按通禮義纂以謂媵御交盥盖媵送女之從者御壻之從者夫婦禮始相接廉恥有間故媵御交相為殊以通其志彼其婚姻歟此稱義母則非初嫁之時有子職在焉故也稱旅匜則非交盥所用特其匜之不一耳 博古圖

周文姬匜

丙寅子錫貝

用作文姬已寶

彝十一月有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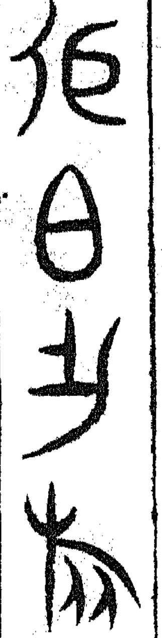
祈子孫

右通蓋高一尺一寸二分深四寸五分口徑長八寸三分闊四寸一分容四升共重六斤十有二兩有流有鋬四足器與蓋銘共二十一字初曰丙寅紀其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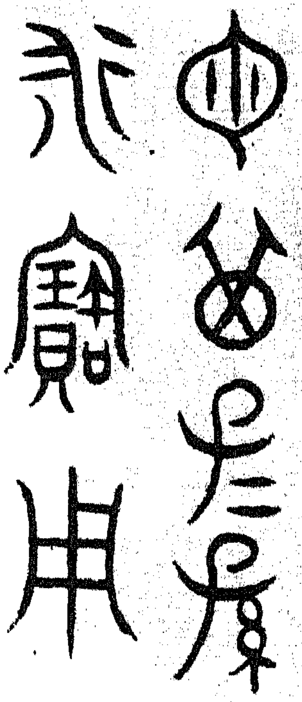
也次曰錫龜貝作文姬寶匜著其名也通體作犀兕之形鋈亦如之飾以雲雷之紋宛轉盤繞於其上已足貴矣至于字畫仍復奇古宜比於周博古圖

銘二十一字初曰丙寅紀其時也次曰錫龜貝作文姬寶著其名也旁作祈子孫者亦貽厥子孫之義鐘鼎欵識

周弡伯匜



弡伯作旅



匜其子〻孫〻
永寶用

右高四寸三分深二寸八分口徑長八寸闊四寸五分容二升一合重二斤十有四兩有流有鋬四足銘十有三字曰弡伯者恐其姓與謚也然有弡仲作寶簠則又知弡之一族爾此稱伯彼稱仲昆季之序也

博古圖

銘十有三字按弡字依前弡仲簠當作張伯匜 考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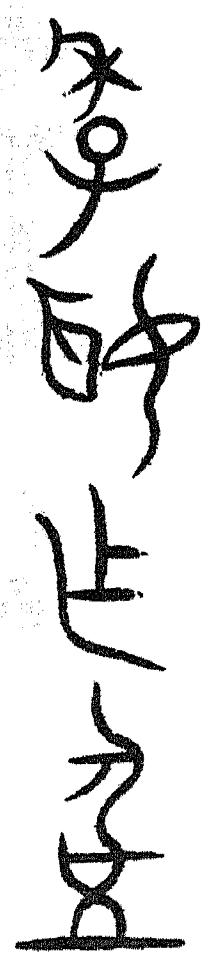
其名曰張伯作旅匜張伯不知何世人先秦古器記

右匜銘劉原父既以前一簋為張仲所作又以此匜為張伯器曰仲之兄也尤無所據原父學號稱精慱惟以意推之故不能無失爾金石錄

此器類觚但容受勝爾孫炎翻字作移尒反至隋韻始定為頤音古今之言異也昔人得於萬年澗中歐陽文忠釋其文曰張伯作鬻匜考之於字鬻當作旅以王存乂書考之匜則沱字今文以沱為池宜世不

加考也禮器有匜而無沱匜為方中也則此器為匜可知古人於書凡器用則外從方古人方為匚若𡈼為匡杯為匠籩為匾篋為匧其取類衆矣篆文匜从方而古文不用疑昔人作字務從簡古或去其方故後世疑之禮家論匜為盛水器陸法言劉臻以為類楕盖古所用以酌也漢人或以為形類羹魁中有道可以注水懷嬴奉盥公子揮之今考其制與羹魁異矣是匜之類不一疑漢人所見異也 廣川書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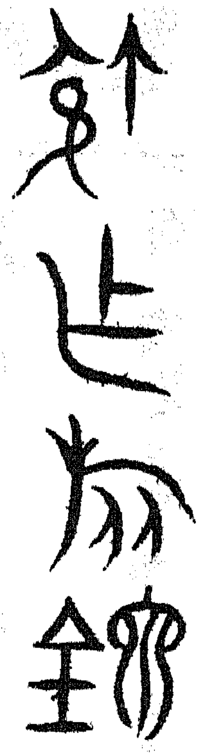
周季姬匜



右高五寸一分深二寸七分口徑長七寸三分闊四寸一分容一升五合重二斤二兩有流有鋬四足銘四字昔晉文公重耳母曰季姬齊悼公娶季康子之妹亦曰季姬而文公母乃翟狐氏女太史公常以狐季姬稱之則此曰季姬者必有一於斯焉是匜盥器

也易謂盥而不薦則潔以致誠而已夫奉祭祀者夫人之職此以季姬自銘蓋其職歟

周叔匜



叔作旅匜

銘云叔作旅匜如伯作寶鬲特以伯仲第其次耳鍾鼎

欵識

周寒戊匜

寒戊作寶匜

其子孫永用

右銘曰寒戊作寶匜寒戊者必作器人之名也

周杞公匜

杞公作為子

叔姜　盥匜

眉壽萬年永

保其身姬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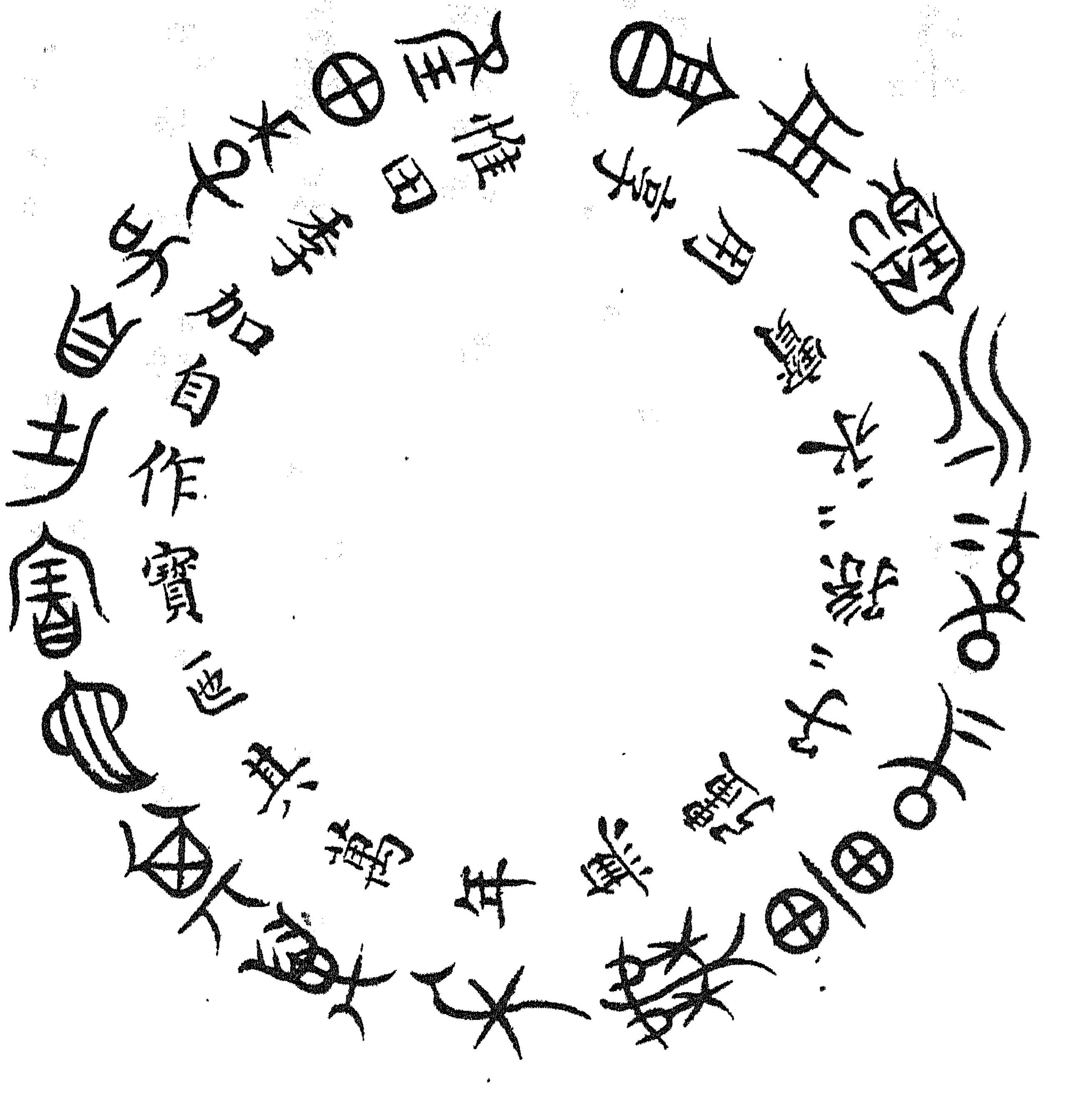
受福無謀子

孫永保用之

銘曰杞公作為子叔姜盥匜按曩者古國名衛宏曰與杞同雖形制未傳而字畫奇古文辭典雅極為可寶鍾鼎款識

田季加匜

# 盾



子=孫=永寶用享

器

匜其萬年無疆

惟田季加自作寶

此匜唇與器各有銘二十一字曰田季加者田姓也季序也加即其名耳



周齊侯匜

齊侯作楚姬

寶匜其萬年

子孫永保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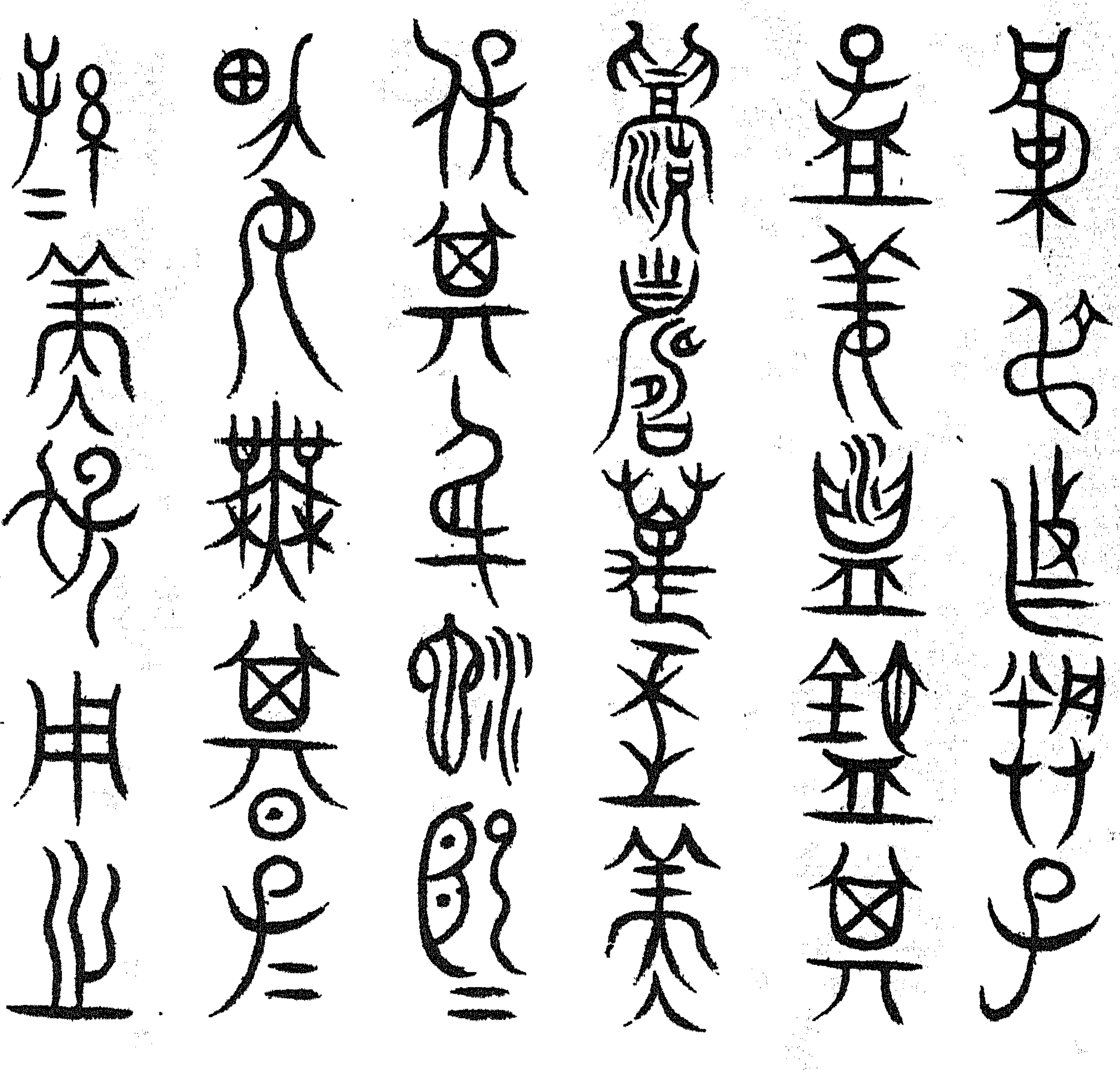
按楚與齊從親在齊湣王之時所謂齊侯則湣王也

周室之末諸侯自王久矣不知此何以稱齊侯也

鍾鼎

款識

周孟姜匜



叔作朕子　孟姜盥匜其

眉壽萬年永　保其身姫〻越〻

男女無諆子〻　孫〻永保用之

右銘叔上一字未詳云子孟姜盥匜銘文字畫與杞公匜絶相類盖一時物也鐘鼎款識

孟姜盥匜銘余所録古器款識有叔匜銘匜字作鉇後又得伯公父匜銘字作⿱匜皿今此銘作⿱鉇皿盖古書不必同文然三字意義皆通金石録

中姞匜

右中姞匜匜藏李伯時家初伯時得古方鼎遂以為晉侯賜子產者後得此匜又以為晉襄公母媥姞器殊可笑凡三代以前諸器物出于今者皆可寶何必區區附托書傳所載姓名然後為奇乎此好古者之蔽也金石錄

周伯匜

古之彝器多有伯作之銘所謂伯者名耶謚耶伯仲

之序耶侯伯之爵耶盖未可執一而論之也是器足與純緣之下皆著饕餮文鏤簡古其為周物無疑紹興

古器評

漢匜

漢注水匜

律人衡蘭
注水匜容一斗
始建國元年
正月癸酉
朔日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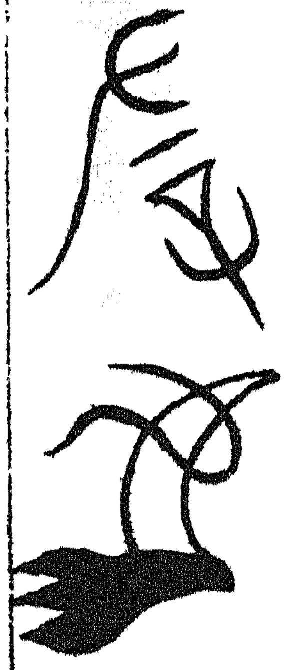
右高一寸二分深一寸一分口徑三寸容三合重五
兩有流銘二十二字曰始建國元年正月癸酉朔日
制按漢新室當孺子嬰初始元年戊辰十二月改為
建國此言元年正月則當是明年己巳歲制此器也
此器形制如盉而淺且其旁復出一流與匜略不相
類迨見其識文乃知匜也然所容三合其器特小恐
几格間所用者耳博古圖
予於關中得一銅匜其背有刻文二十字曰律人衡

蘭注水匜容一升始建國元年一月癸卯建皆小篆

律人當是官名王莽傳中不載（夢溪筆談）

商盤

商父辛盤



父辛

夔

此銘極古商盤也下一字曰夔（鍾鼎款識）

商史孫鬷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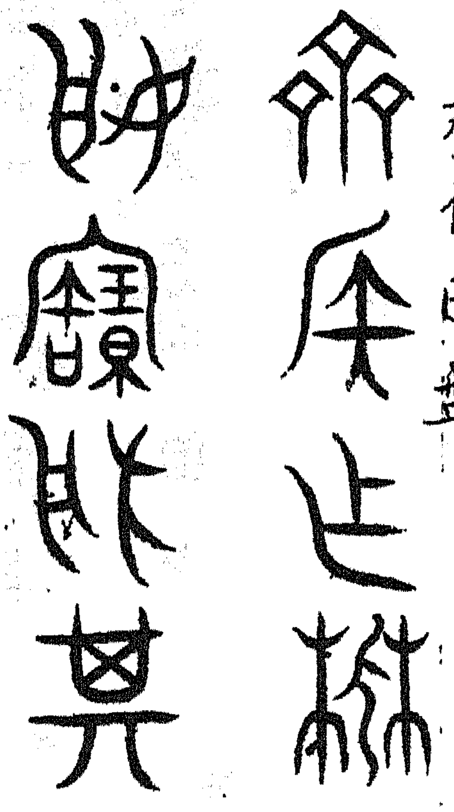
銘五字 考古圖

史孫鑋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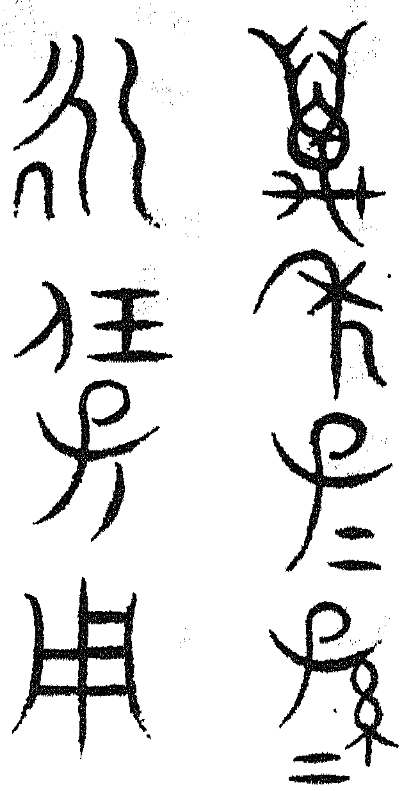
按此器盤也文云作○疑古盤字象形 呂氏攷古圖

周盤

周楚姬匜盤 鐘鼎款識作齊侯匜盤



齊侯作楚
姬寶盤其



萬年子=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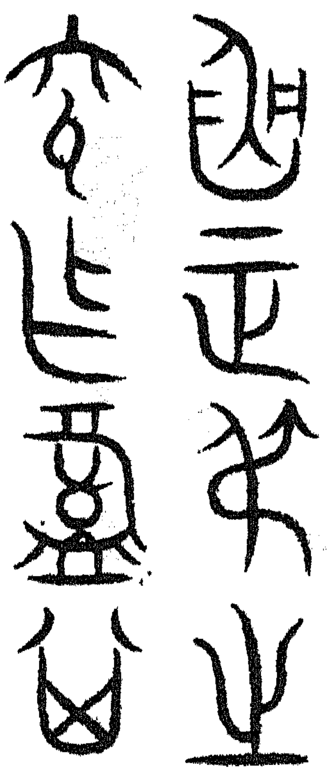
永保用

右高四寸五分深一寸三分口徑一尺四寸三分耳
高二寸二分濶二寸八分容一斗重十七斤有半三
足銘十有七字曰齊侯作楚姬寶盤先是得楚姬匜
其銘曰齊侯作楚姬寶匜今復見其盤正一時物也
故名之曰匜盤焉按楚與齊從親在齊湣王之時所

謂齊侯則湣王也周室之末諸侯自王久矣銘其器以侯稱之尚知止乎禮義彝器法度所自出故其銘如此博古圖

齊侯槃二 二銘字畫稍異而文則同皆云齊侯作楚姬寶槃與齊侯匜銘識相類鐘鼎款識

周魯正叔匜盤



魯正叔之
穸作槃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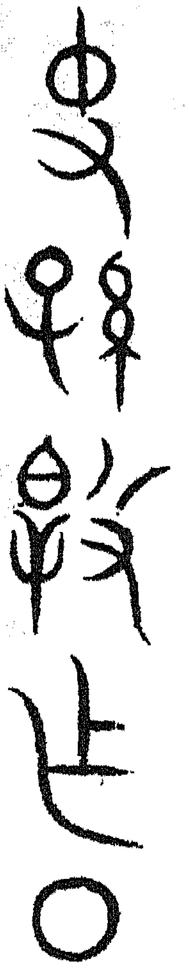
御子孫孫
永壽用之

案魯周公所封自伯禽之國蓄衍盛大且號禮義之邦故其枝葉與周相爲盛也 鐘鼎款識

右高二寸一分深一寸五分口徑一尺三寸耳高二寸濶二寸八分足徑九寸五分容八升三合重一十斤十兩銘十有八字曰魯正叔作案魯周公所封自伯禽之國而蓄衍盛大爲天下顯諸侯且號禮義之

邦者以周公之聖風化所本餘膏賸馥澤後世而不竭故其世葉與周相為盛衰至戰國時而仲叔季之氏族遂分其國然所謂正叔雖不見於經傳必魯之公族也 博古圖

周史孫槃



史孫[illegible]作槃

右銘曰史孫騪而騪則未詳 鍾鼎款識

周卬仲槃

惟王月初吉日丁亥卬

仲之孫伯戔自作頤

槃用祈眉壽萬年

無疆子子孫孫永寶用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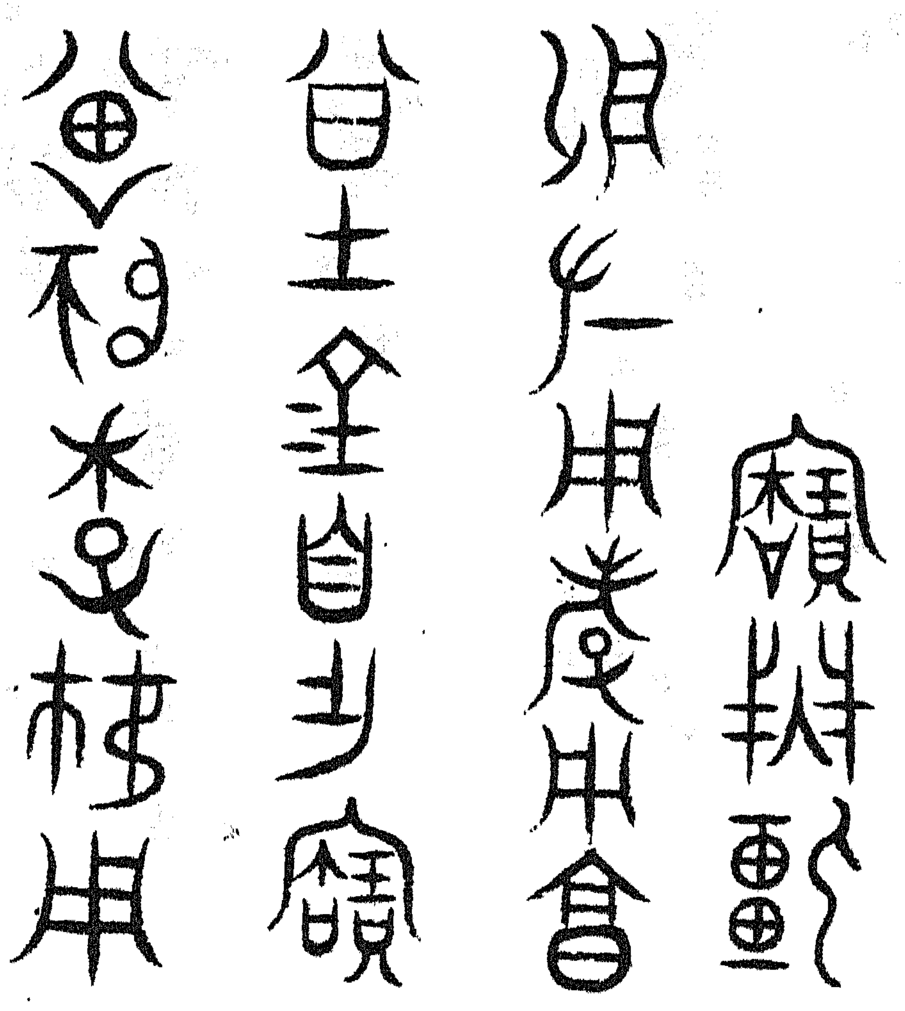
銘二十有三字此器與饋盦二物皆曰卬仲之孫伯盞自作同得於河内太行山石室中考古圖

卬仲之孫伯盞作頮盤銘曰惟王月初吉丁亥卬仲之孫伯盞自作頮盤用蘄糜壽萬年無彊子子孫孫永寶用之昔人以初吉為疑蓋古文以王為正則其為正可知按説文頮作沬馬融曰頮面器也傳曰洗

手謂之洮洗面謂之靧古之事親者垢燂潘請靧頮與靧同古今文異也卬中采地當周畿內疑為王子弟古有卬䟽即其後也余怪古人於用器自期眉壽欲子孫永永用之不窮不知後世子孫不憚口澤者能朝夕用乎或謂父詞如此至子孫之詞不得用此也廣川書跋

王月者正月如所謂王春也言王所以尊主也鍾鼎款識

周冀師盤



福無彊
槃用孝用享
其吉金自作寶
冀師季移用

右銘云冀師季移用其吉金自作寶槃按商有冀父
辛卣傳古云冀者國名昔人受封于此則後世食采

于所封之地復以為氏冀乃其旅裔耳師言其官也季言其序也移則其名耳曰用孝用享蓋祭享之器（鍾鼎欵識）

## 古盤

右盤銘得之河南犨氏其銘為舉盖而進之此其義也樸質不飾有足以承此殆古之匜盤也匜以注水承水枱盤不使水散於地尊者之所用也（廣川書跋）

## 周伯吉父匜盤

銘一百三十三字曰惟五年三月既死霸庚寅以年繫月以月繫日也既死霸則如書所謂旁死魄者是也曰從王闕首書勲績也曰錫馬駒軒紀君恵也曰敢不用命則即刑載誓詞也伯吉父雖不見於傳記然考其銘識頗有周書誓告之風豈周家有功之人賜作此器以昭其功耶內府古器評

周兕匜盤

銘一字是器銘文上為屋宇之狀而下為兕形與周

咒敦款識略無少異蓋宗廟之器也紹興古器評

宋穆公孫盤

元祐間臨淄縣民於齊故城得數器此其一也趙元考內翰家藏驗其文蓋送女器金石錄

周季姜杅鍾鼎款識作伯索盂

伯索史作季
姜寶盂其萬
年子孫永用

右高六寸二分深六寸口徑一尺一寸九分兩耳各
長二寸二分各闊二寸容一斗五升重九斤十有二
兩銘十有七字曰伯索史作季姜寶盂其萬年子子
孫孫永用夫季姜之稱於書傳多指婦人言之如詩
所謂孟姜是也彼曰孟姜而此曰季姜者乃其序耳
伯索史作季姜孟則知為季姜而作也是器圓而銳
其底非執不能定也宜古人於此寓意焉 博古圖

漢洗

漢陽嘉洗

陽嘉四年朔令

右高四寸一分深四寸口徑八寸六分容六升三合重一斤兩耳銘六字曰陽嘉四年朔令按孝順帝即位之十年改年紀曰陽嘉凡四年茲器曰陽嘉四年葢謹其所造之歲也曰朔者朔月也曰令者時令也字之右狀魚之形字之左復作鷺以鷺習水而捕魚其猶習於禮而得民之譬也洗盥手之器於此以奉

祭祀交神人非苟然者謹其歲時且象而規之蓋不能無微意耳傳古圖

雙魚四錢大洗

富貴昌宜長樂

銘曰富貴宜昌者亦善頌之辭也鐘鼎款識

銘七字曰大富貴昌宜長樂考古圖

宜子孫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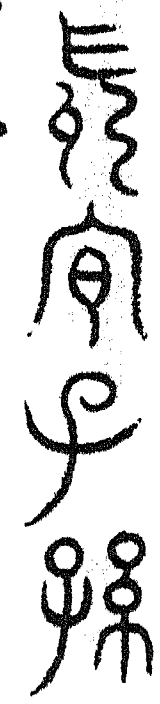
宜子孫

呂榮

右器會要云上元二年高宗命韋弘機營東都上陽宮于澗曲䟽建陰殿得之也 鍾鼎款識

雙魚洗形制與大洗同而差小有宜子孫三字 考古圖

長宜子孫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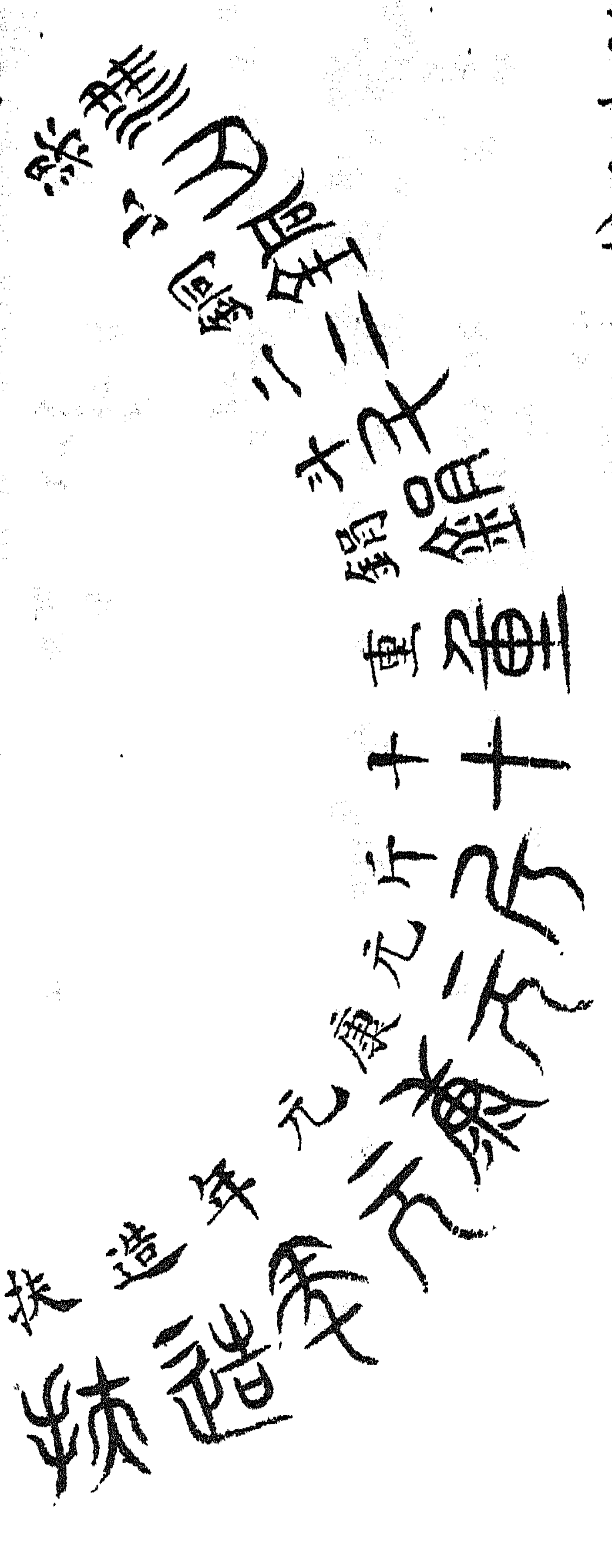


長宜子孫

政和元年饒州得素洗二雙魚洗六列錢洗一其四

銘曰永元元年其二曰元和二年又有隱起篆富貴昌宜侯王字唐開元九年許昌唐祠得古銅尊隱起雙鯉篆書文曰長宜子孫蓋亦洗也

漢梁山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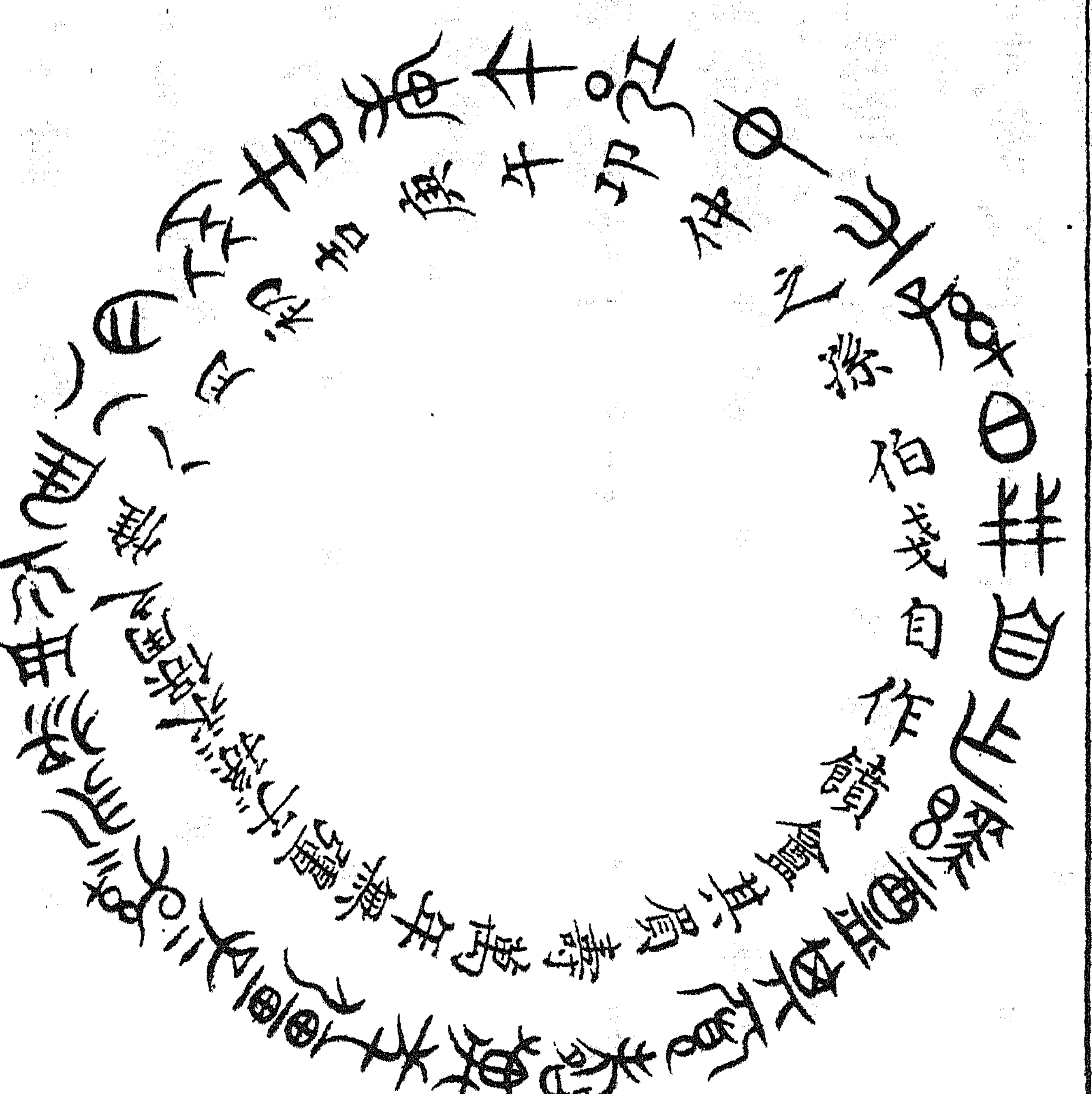


右高四寸二分深四寸一分口徑七寸四分腹徑七寸六分容六升重二斤十有三兩有銘在其脣曰梁山銅二斗銷重十斤元康元年造外復有一扶字按漢宣帝即位之十年乃改元元康而是器盖元康元年造也其扶字乃號耳如好畤鼎之用山字是也梁山銅者紀其貢金之地梁山於漢初為梁王之封梁王依山鼓鑄為國之富故在孝王時有罍尊直千金戒後世寶之則梁山之銅有自來矣博古圖

周邛仲盨

器

邛仲之孫
伯戔自作
饙盨永保
用之




唇銘

右銘三十有一字在脣十有四字在盖考古圖

右銘云卭中之孫伯戔自作饋盦說文云卭在濟陰玉篇云卭在山陽饋盦與饙盤形制雖不同而皆曰卭仲之孫伯戔自作鍾鼎款識

說文饋滫飯也瓴甂也大口而甲用食又皿部有盦覆盖也徐鉉謂今俗作簪非是細詳盦字音頭酉足而加扵皿定非瓴字乃是饋盦以捧連湯飯而加覆盖爾商末器以字非模範中來也李氏古器錄

六藝之一録卷十二下

欽定四庫全書

六藝之一錄卷十三

錢唐倪濤撰

金器款識十三

鐘總說

聖人之作樂也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而八音之始必原於律呂律呂之氣肇於黄鍾黄鍾之生而平於中正則鑄之金磨之石繫之絲木越之匏竹其大不過宫其細不過羽或戛或擊或搏或拊一合焉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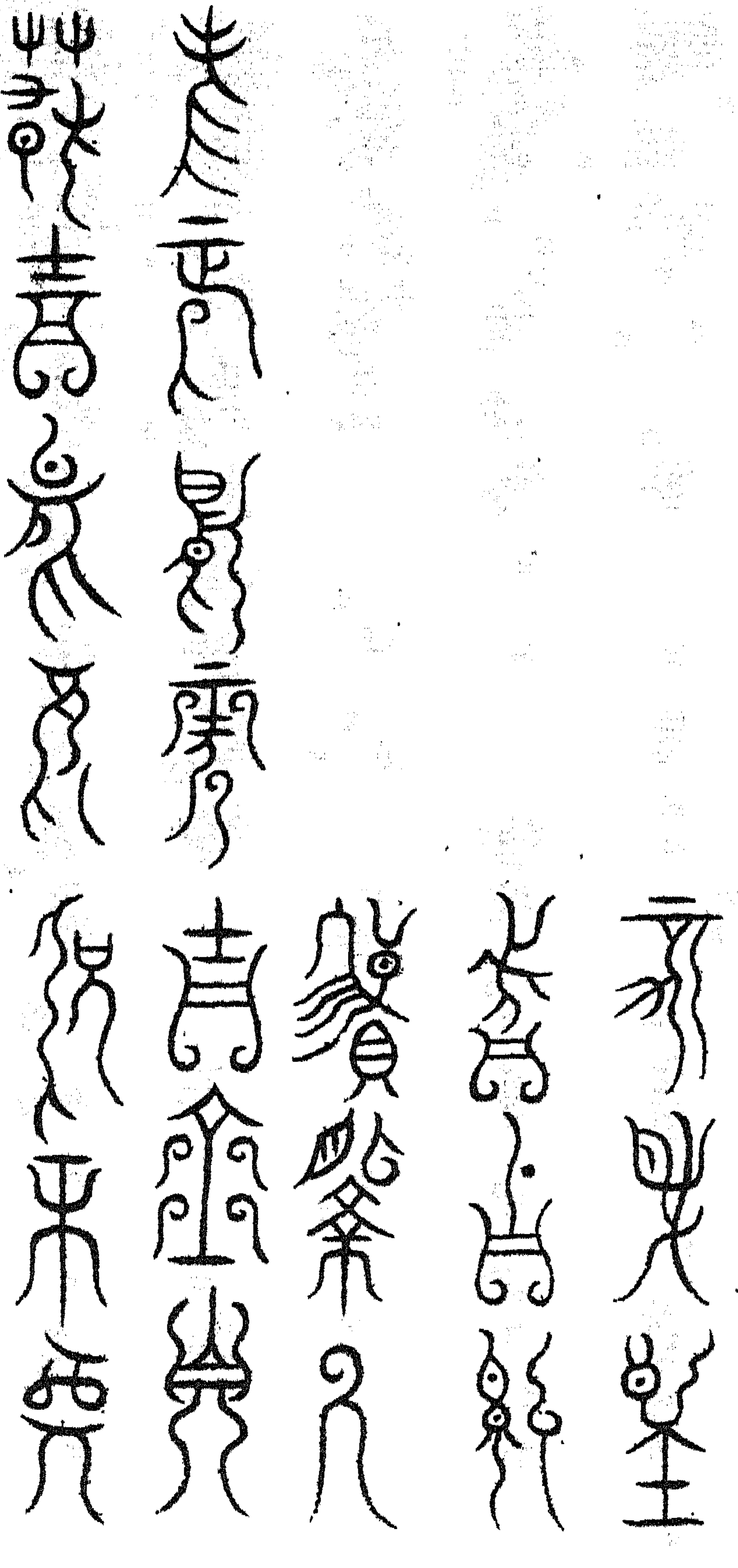
止焉而樂由此以成矣然八音之器語其制作既肇於黃鍾之數而上下相生月律互間周一歲之月十二數而金奏舉其餘絲竹之類必因鍾律以求恊而同歸於和者為備樂然則鍾固樂之始也其大者為特鍾則獨垂其一是律倍黃鍾之數而成者也其小者為編鍾是律數不倍十有六枚而同一簴者也有鎛焉則大於編鍾而減於特鍾者也考之周官鳧氏所以鎔範者有兩欒而為銑銑間則有于焉而鼓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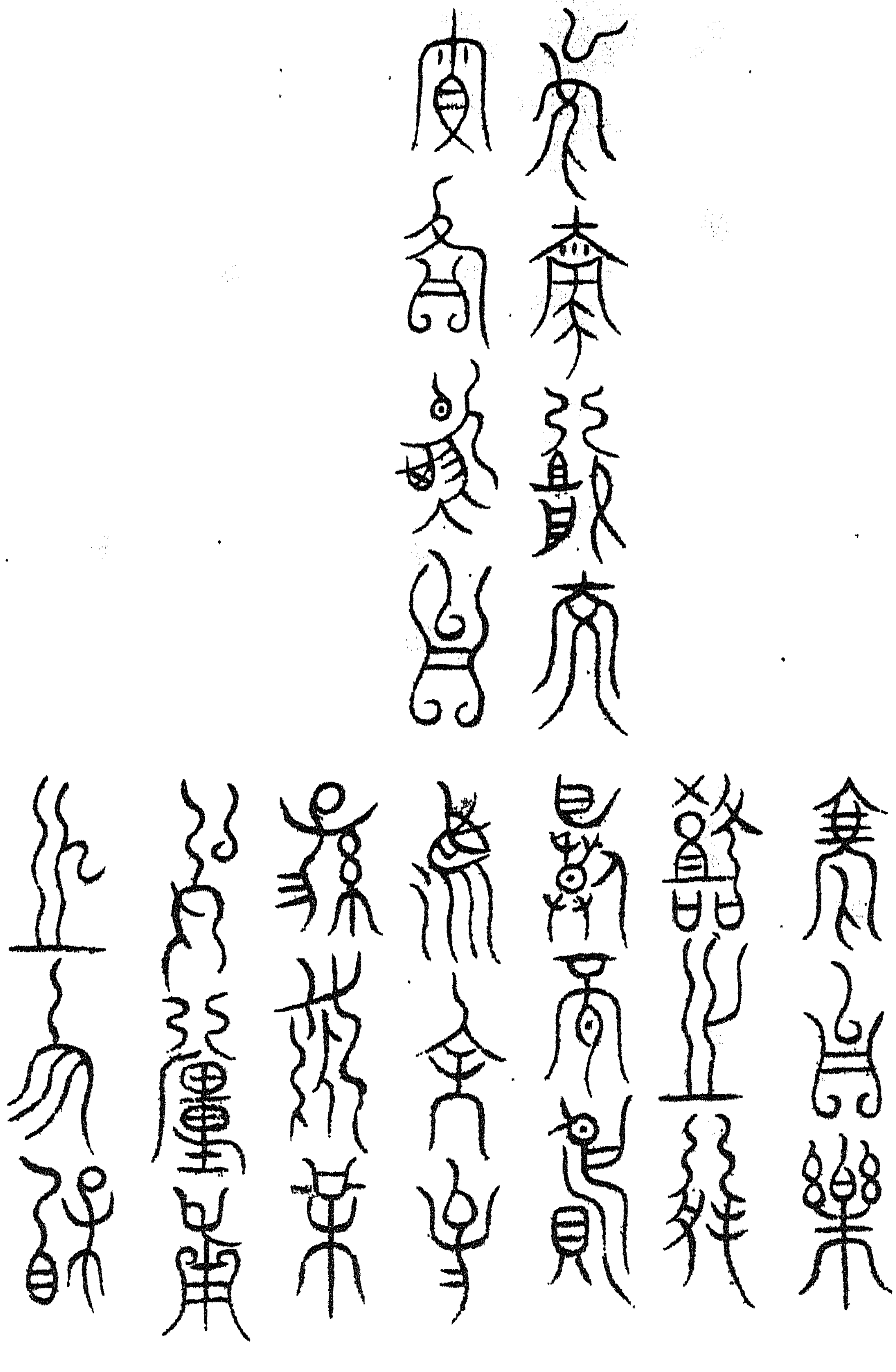
與之相次其上為衡甬旋蟲以屬於簴而體備枚篆
攡節之飾焉且特鍾編鍾至於鎛之為器小大雖殊
凡茲致飾惟一而已此先王之法也由漢以來浸失
其傳枚所以節聲而長短異狀衡甬旋蟲所就以固
結而易之為係以下垂枚短則聲不能節而有隆殺
易之為係以下垂則動搖而有餘韻參雜相紊雅正
或乖而能知之者夔襄不世出良可歎夫今之所獲
上追商周下逮秦漢古法具存固可因器以考其聲

因聲以為其樂將見濩武之遺音可復傳於今日矣

顧不美歟

商鐘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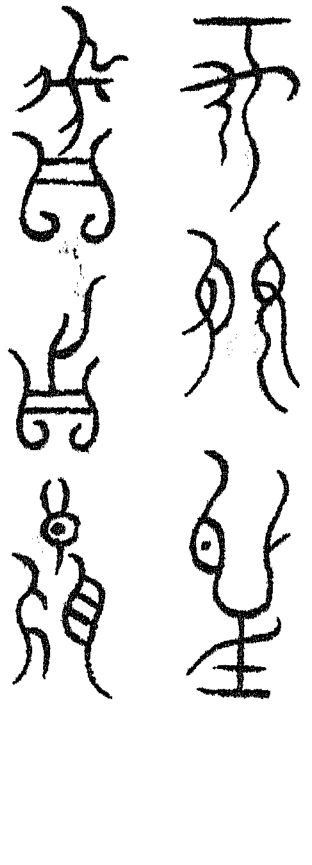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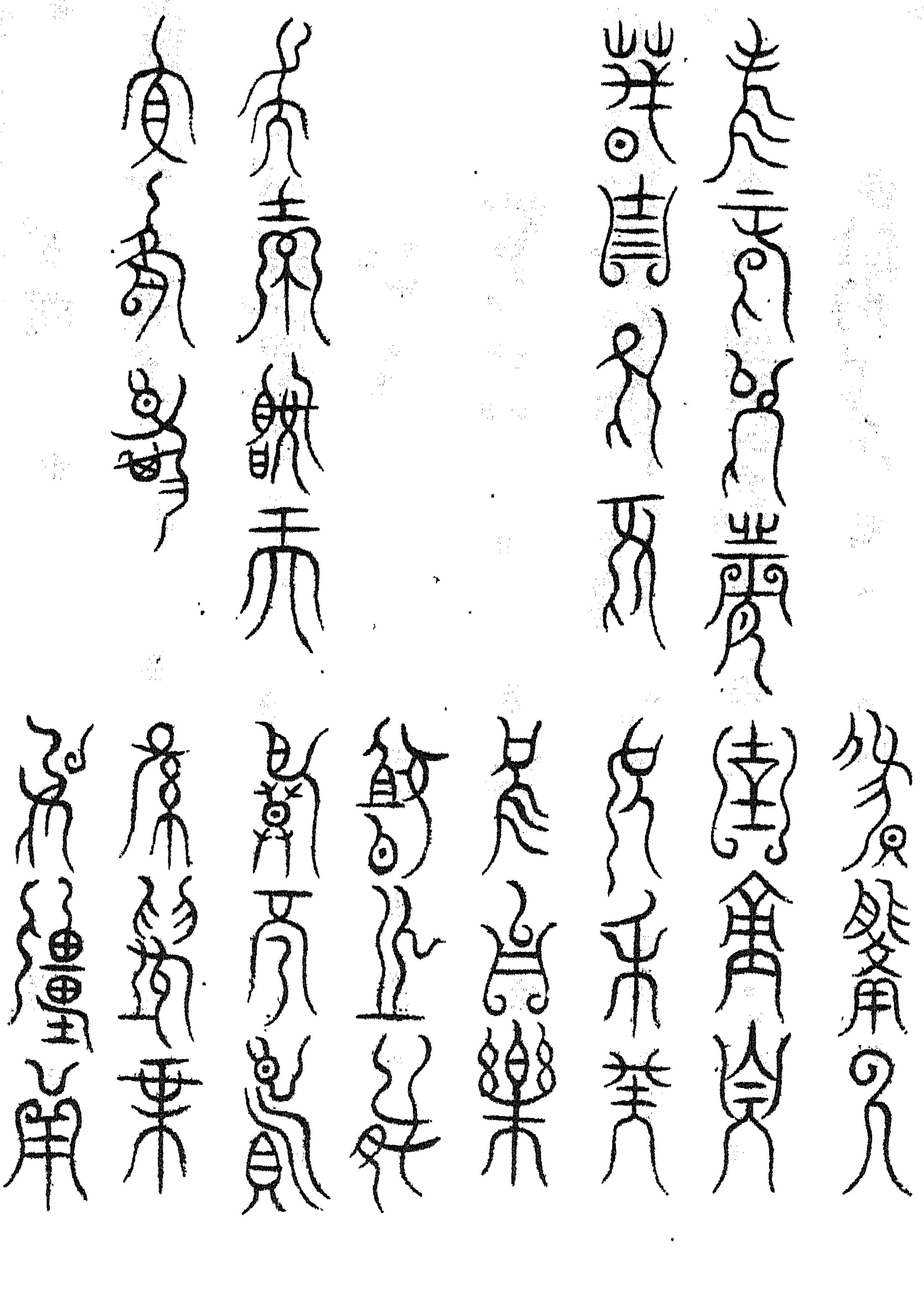
亥既望
分召純

商鍾二

惟正月　王
春吉日　丁
喜而
賓客其而

釐擇乃
吉令自
欣和其
安以樂
鼓之夙
暮不忘
烏余于=
孫=萬業
無疆用
之協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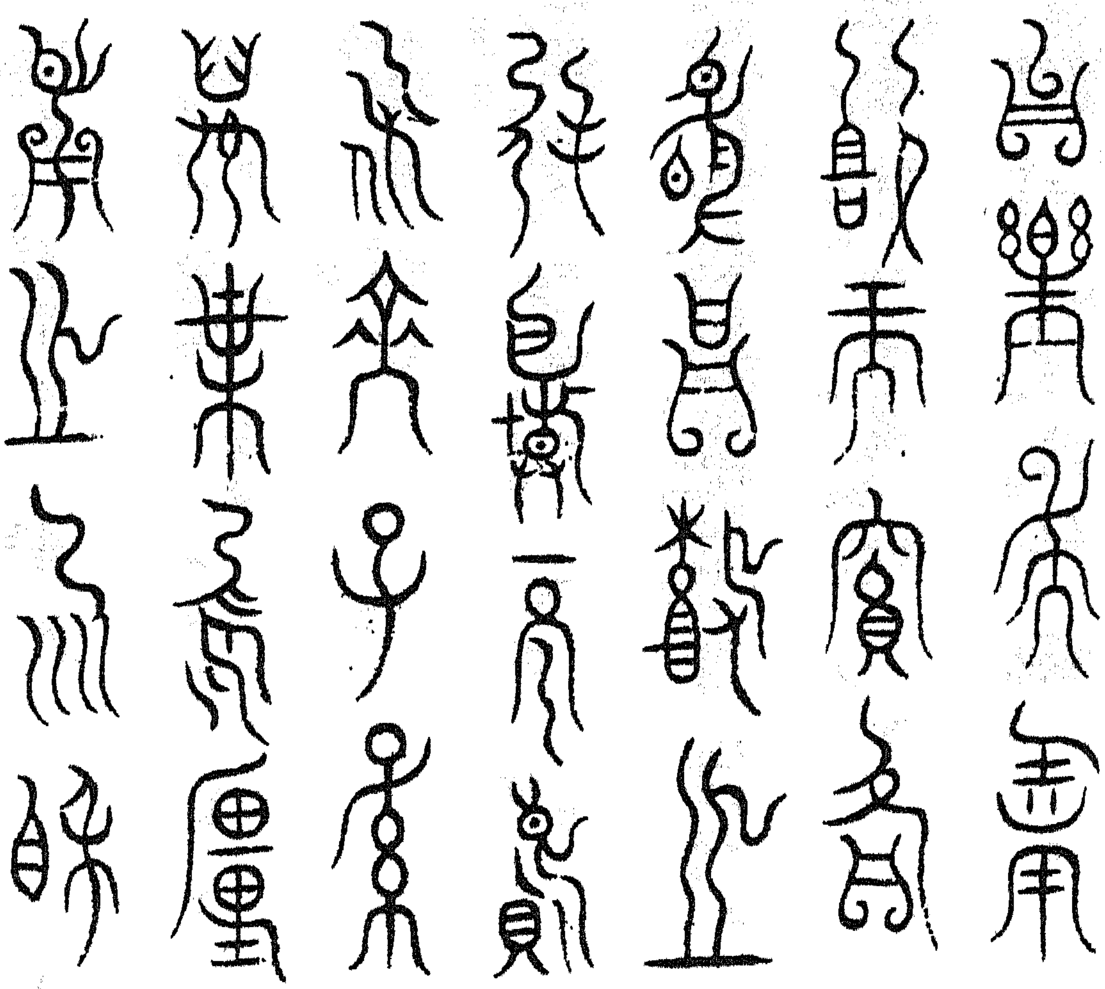


音釋同前

## 商鍾三

博古圖題云蛟篆鍾列于周器

惟正月王
春吉日丁
亥既望分
名純鑪擇
乃吉金自
欣和其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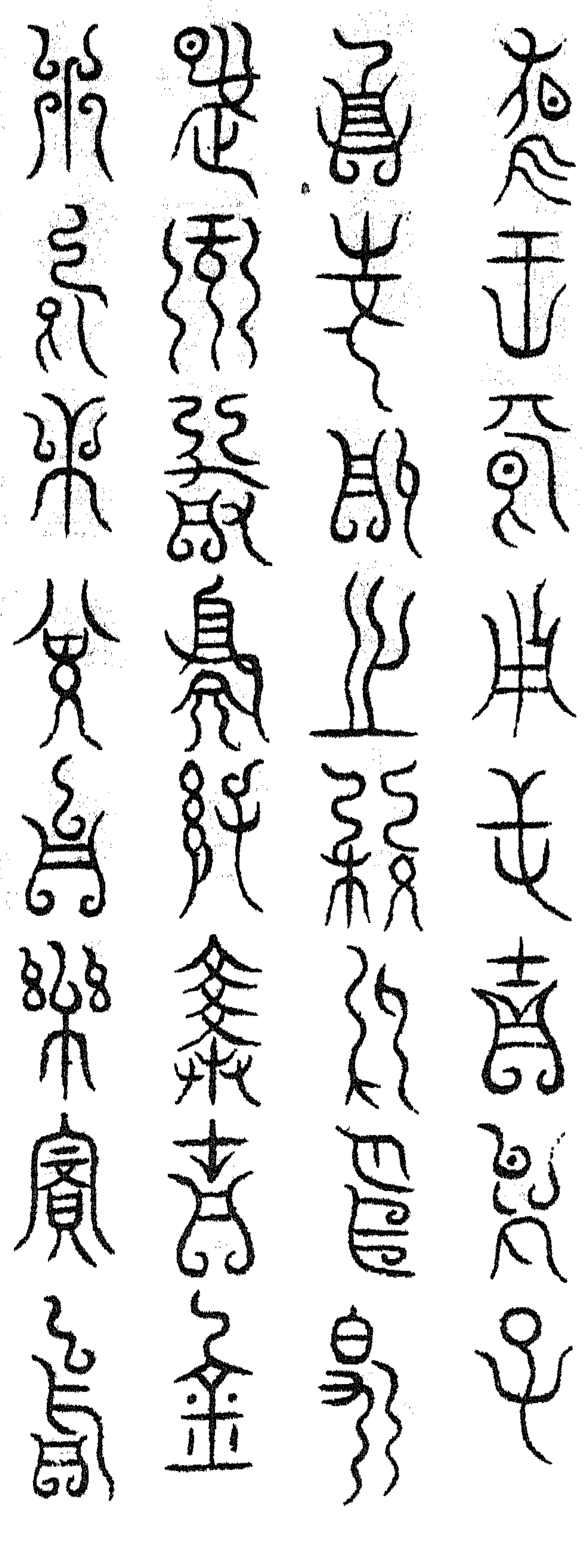
以樂
喜而賓客
其怡鼓之
夙暮不忘
烏余子孫
萬葉無疆
用之協相

周蛟篆鐘高七寸六分甬長四寸九分徑一寸一分

有旋兩舞相距四寸八分橫三寸七分兩銑相距五寸五分橫四寸三分枚三十六各長七分重十有五斤銘五十二字字極古間作鸞鶴蛟螭之形其銘不可辨識者凡九字曰惟正月仲春吉日者猶漢麟鳳詔言秋十月也蓋正月之吉適得仲春之節故謹其時而言之昔張懷瓘在翰林時見古鍾紀夏禹之績皆紫金鈿以大篆神彩驚人此鍾款識蓋亦鈿金篆也是鍾甬旋比他鍾蟲鏤尤劇現妙當甬旋之間設

環象獸形聶崇義所謂旋當甬之中央為環飾之以
蟲曰旋蟲者是也爾甬後旋之制或變為龍螭虎鈕
與夫圜環之類蓋制作不純于古者如此博古圖

商鐘四



惟王夾鍾春吉月子

昭鍾鼓之數受繼命

九州喜悅隆澤吉金

用名和欣以樂賓客

於赤純魯侯望能全
之格韻孔協萬年之。
後世　自安烏余同
安之利玄孫以介眉壽
右藏董武子家銘內爲一字未詳

周齊侯鐘

惟王五月辰在戊寅師

于淄陲公曰汝及余經

乃先祖余既敷乃心汝

恐畏忌汝不墜夙夜宦

執而政事余弘猒乃心

余命汝政于朕三軍肅

成朕師旟之政德諫罰

朕庶民左右毋諱及不

敢弗儆戒虔卹乃死事

穆和三軍徒衙雩乃行

師慎中乃罰公曰及汝

汝數余于艱卹虔卹不

錫左右余一人余命汝緘

差饗為大事繼命于外

內之事中數曶刑汝以

數戒公家應卹余于曶

卹汝以卹余朕身余錫
汝車馬戎兵釐僕三百有
五十家汝以戒戎作及用
或敢再拜稽首應受君
公之錫光余弗敢廢乃

敬共辥命汝應格公家
汝恐格朕行師汝肇敏
于戎攻余錫汝釐都肖
爵其縣言余命汝治辭
釐造國徒辛為汝敵寮

乃敢用拜稽首弗敢不

對揚朕辟皇君之錫休

命公曰及汝康能乃有

事率乃敵寮余用登純

厚乃命汝及母曰余小子

命及典其先舊及其高
祖號成唐又敢在帝所
數受天命刻伐履司敗
乃靈師攸小臣惟輔咸
有九州處禹之都不顯

穆公之孫其配[illegible]公之

㚰而𩚦公之女雩生叔及

是辟于齊侯之所是忠

龏齋靈力若虎謹恪其

政事有恭于公所𣪩擇

吉金鈇鎬鋒鋁用作鑄

其寶鎛用享于皇祖

皇妣皇母皇考用祈眉

壽令命難老不顯皇祖

其作福元孫其萬福純

魯和協而有事俾若鍾

鼓外内開辟都俞造而

朋剝母或承類汝考

壽萬年永保其身俾

百斯男而執斯字肅

義政齊侯左右母失

母已至于葉曰武靈

成子孫永保用享

宣和五年青州臨淄縣民於齊故城耕地得古器物數十種其間鐘十枚有款識尤奇最多者幾五百字今世所見鼎鐘銘未有踰於此者初鐘既出州以獻

諸朝又命工圖其形製及臨倣此銘刻石既非善工
而字有漫滅處皆以意增損之以此頗失真今余所
藏乃就鍾上摸拓者最得其真也鍾鼎款識
右高一尺七寸五分鈕高二寸一分濶二寸三分兩
舞相距一尺一寸八分横九寸四分兩銑相距一尺
四寸七分横一尺二寸三分重一百二十二斤八兩
銘四百九十二字
是器今考其銘文有曰師于淄陲按太公呂望周封

于爽鳩之墟營丘之地是為齊郡今臨淄是也曰命汝政于朕三軍肅成朕師旟之政申以誥戒之辭也曰咸有九州則齊之封域有所謂臨淄東萊東海髙密膠東太山樂安濟南平原蓋九州也曰處禹之都者齊四岳之後四岳佐禹有功封於申吕故言處禹之都也曰不顯穆公之孫其配㙉公之妣而餓公之女者蓋古之㚔嚚不獨銘其功業而又及其配偶之事是猶詩言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宫之妹邢侯之

姨皆紀其當時婚姻異姓之國也曰擇吉金用作鑄
其寶鎛者鎛鐘屬也王安石解其字以謂厚以厚物
為大薄以薄物為小鎛從薄訓小故也國語曰細鈞
有鐘無鎛尚大故也大鈞有鎛無鐘尚細故也以此
推之則鎛比特鐘為小比編鐘為大今此鐘銘曰鎛
及其形制乃大於鐘蓋春秋之時禮樂征伐自諸侯
出而等夷制度無復先王之法而妄自夸大耳以周
官制䇿則首言鐘師而以鎛師為之次是其大小自

異而此制器之時蓋齊之中世其實周鍾也詳其銘或受錫者三一曰錫汝釐都其縣三百國徒三千二曰錫汝車馬戎都釐僕二百有五十家三曰錫乃吉金鈇鎬錯鏐鋚鑪乃用作鑄其寶鍾或蓋齊之巨臣以勲庸顯者其錫蕃庶如此其銘之鋪張又如此此臧武仲所謂作彝器銘功烈以示子孫以昭明德者也齊之中世桓公之業替焉文字之傳尚復粲然可觀若此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信矣博古圖

# 齊侯鐘一

惟王五月辰在戊寅

師于淄陲公曰汝及

余經乃先祖余既敷

乃心汝忠媿忌汝不墜

夙夜宦執而政事余弘

猷乃心余命汝政于朕

三軍肅成朕師旟之政

德諫罰朕庶民左右

毋諱及不敢弗敬戒

虔卹故死事穆和三

右第一𧻚高一尺五分甬長三寸七分徑一寸二分兩舞相距四寸五分横三寸二分銘八十五字重二

十八斤

齊侯鐘二 博古闕

軍徒衘雩故行師

慎中乃罰公曰及

汝敬恭辭命汝應

格公家汝恐恪朕

行師汝肇敏于戎

攻余錫汝釐都徹

爵其縣三百余命汝

司辥釐造國徒三千

為汝敵寮及敢用

拜稽首弗敢不對

揚朕辟皇君之

齊侯鍾 博古圖列第二

錫休命公曰及汝康

能乃有事率乃敵寮

余用登純厚乃命汝

乃母曰余小子汝敷

余于艱卹虔卹不錫

左右余乂余命汝緘

差正饗繼命于外内

之事中敷盄刑以敷

戒公家應卹余于

## 齊侯鐘

博古圖闕

盄卹汝以卹余朕身

余錫汝馬車戎兵釐

僕二百有五十家汝以

戒戎作及用或敢再

拜稽首廢受君公之

錫光余弗敢廢乃命

乃典其先舊及其高

乃典其先舊及其高

祖虩虩成唐又敢在帝

祖虩虩成唐又敢十帝

所數受天

所數受天

## 齊侯鐘五

博古圖列第三

命刻伐履司敗乃靈

師伿小臣惟輔咸有

九州處禹之都不顯

穆公之孫其配𨟻公

之妣而緎公之女雩

生叔久是辟于齊侯

之所是小心龔齊靈

力若虎謹恪其政事

有恭于桓武靈公

之所桓武靈公錫

乃吉金

第二器高一尺一寸六分甬長四寸五分徑寸　兩
舞相距六寸五分橫四寸六分銘七十三字重三十
一斤有半

第三器高一尺二分甬長五寸五分徑一寸三分有
旋兩舞相相距七寸横五寸六分兩銑相距七寸五
分横五寸六分枚三十六各長七分重三十五斤銘
八十一字

齊侯鐘六 博古圖列第四

鈇鎬玄鏐鏻鋁乃

用作鑄其寶鍾用

享于其皇祖皇妣

皇母皇考用祈眉

壽令命難老不顯

皇祖其作福元孫

皇祖其上福之孫

其萬福純魯和協

其萬福純魯和協

而九事畢若鍾鼓

而九事畢若鍾鼓

外內開闢都〻俞〻造

外內開闢都〻俞〻造

而朋剝毋或承類

[illegible]

第四器高九寸三分甬長五寸四分徑一寸二分有旋兩舞相距五寸八分横五寸兩銑相距六寸二分横五寸三分枚三十六各長七分重三十斤銘七十二字

右四器形制皆相肖但巨細不等自第一器至第四器其叙文叙致初疑當合為一及得齊侯鎛鐘銘觀之則辭語先後果與今所次者適相脗合有曰刻伐

屨司敗乃靈師伿少臣惟輔咸有九州處禹之都至於錫乃吉金則次三之鐘辭也有曰鈇鎬玄鏐鏻鋁乃用作鑄其寶鐘至於毋或承類則次四之鐘辭也合四鐘之辭至是語而止矣此又或詳或略之不同也是鐘齊物也齊自太公望得國而周天子使召康公命之曰五侯九伯汝實征之以夾輔王室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皆得而正之故自太公流澤之久迄于桓公凡兵車之會三乘車

之會六而卒以霸焉是器必首稱於桓公者其以此也至於言封域之出處世次之先後錫賚之多寡此不復論蓋已具於齊侯鎛鐘矣博古圖

## 齊侯鐘七 以下至十三鐘博古圖俱闕

汝考壽萬年永保其

身俾百斯男而執斯

字肅〻義政齊侯左右

母夾母已至于葉曰

武靈成子孫永保用享

## 齊侯鐘八

斯男而執斯字肅〻

義政齊侯左右毋

公之孫其配襄公

之妣而鍼公之女

齊侯鐘九

政德　罰朕庶民

左右母諱及不敢

齊侯鐘十

執而政事余

弘厭乃心余

敏于戎攻余

錫汝釐都脊

齊侯鍾十一

汝敷余于艱
卹虔卹不易
敢再拜稽首
應受君公之

齊侯鍾十二

九州處禹

之都不顯
若虎謹恪
其政事有

齊侯鐘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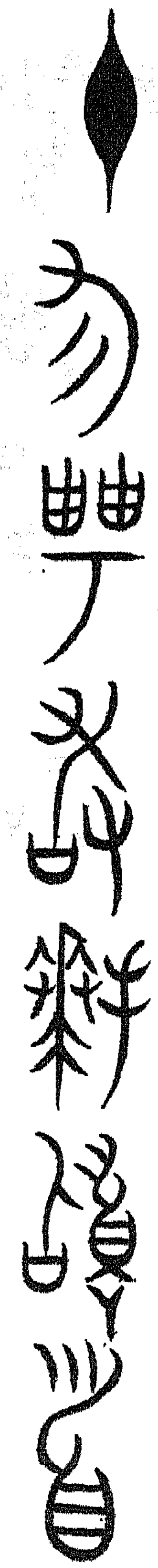
俾若鐘
鼓外内
其皇祖皇
妣皇母皇

右鐘銘十有三乃齊侯鎛鐘銘分以銘之其文辭比齊侯鎛鐘銘亦有詳畧不同者 鐘鼎款識

周聘鐘

宮令宰僕錫聘鐘

十有二聘敢拜稽首



右高一尺二分甬長四寸七分徑一寸一分兩舞相距七寸五分橫五寸三分兩銑相距七寸九分橫五寸二分枚三十六各長一寸銘一十五字在昔人臣有功於國者必昭其功而勒諸金石故若魏絳和戎而獲五利則賜之樂而始具金石之奏是也夫編鐘之數十六而聘之所錫十有二足知其為分方應月律者如此耳若夫名氏所出典籍缺漏蓋無得而考焉博古圖

周遲父鐘

遲父作姬齊姜和林鐘

用昭乃穆不顯龍光乃

用祈匄多福侯父泊齊

萬年眉壽子子孫孫無彊寶

右高一尺二寸甬長六寸徑一寸五分兩舞相距九

寸橫六寸七分兩銑相距一尺三分橫七寸五分枚三十六各長一寸四分重四十五斤銘四十字是鐘遲父為姬𪗋姜作也曰用昭乃穆穆不顯龍光則穆穆以言其欽和不顯以言其甚顯而龍光者又言其承天子之寵光也詩言為龍為光是矣蓋鐘樂之大者樂所以示其和而銘之所載又以形容其和之之德福以類應故祈此多福亦求福不回之意也是其所以為子孫無彊之傳焉博古圖

乾隆御覽之寶

六藝之一録卷十三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藏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宋枋遠
謄録監生臣許思光
篆隷監生臣郎錦騊